



小說家建議大事

文／段彩華（作家）

距今整整14年，民國83年2月5日報紙上載「焦唐會談」在北京舉行，經過五天的談判，焦仁和先生口頭允諾唐樹備，以後若是再有大陸那邊劫機來台的事件發生，中華民國方面應將劫機人員連同所劫飛機一同遣返大陸。（所含的意思是，由大陸官方用嚴厲的法律制裁，才能根絕劫機事件不斷發生。）

這裡必須註明：自從82年4月6日起，大陸那邊不斷有劫機來台的事件發生，所劫飛機都由我方引導降落桃園中正機場，竟達十次之多，干擾國際航線，使中正機場不勝其擾。而我方的處理方式，是將所劫飛機經過仔細檢查後送返大陸，其劫機人員則由我方收押，詳加審理。故在「焦唐會談」中，這件事列為第一件事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很難獲得解決。經過2月4日馬拉松式的談判，終於得到上述的協議，暫時告一段落。

焦仁和先生只是口頭的允諾，若想達到文字上的協定，要等到3月27日在北京的第四次事務性會談，才能正式決定。

我看到這個消息後，馬上給劉東海先生寫一封信，要他轉報給國防部。我所以請他轉呈或轉報，是因為在我認識的朋友中，只有他一位階級最高，是退休少將。

那封信我沒留底稿，但信的內容直到現在我還記得。

我在信中說：「我覺得我們對大陸的談判工作，官方和民方不能密切配合，在做法上不成套數。即以『焦唐會談』來說，看起來好像解決了一個困難，實際上卻把問題派司給軍方。我敢保證，只要劫機犯隨同原機一同遣返的書面條約，在北京簽訂以後，劫機事件不但不會減少，反而會變得更多。大陸方面在一天以內，會開來十架劫機到桃園中正機場，而中正機場光顧處理這些事件，便忙不

過來，別的工作便要停擺。而中共的真正目的，是想藉劫機飛進一批便衣武裝部隊，下了飛機便開槍，佔據桃園中正機場，戰爭便從這裡開始！」

我還在信中說：「我絕不是杞人憂天，回憶民國50年至51年期間，大陸曾發動難民潮侵入香港，每天都有大批大批的難民突破邊界封鎖線逃到香港。而香港出動軍警捕捉難民，每人發一個麵包，立即用警車遣返大陸，但是越過邊界的難民潮卻是越抓越多。

所以，請您趕快轉報國防部，劫機事件不斷發生，是中共武力侵略的一個陰謀，請國防部早作準備。我相信，我們一定能打勝這一仗。不過，敵大我小，戰爭的起點又是中正機場，我方還是以不戰而勝為最好。」

我又在信中補充說：「我本想寫一篇文章在報紙上發表，拆穿中共此一陰謀的，又恐怕做得太浮躁，使兩岸好不容易醞釀許久，發展出來的以對等的關係，促成的『辜汪會談』層次下的『焦唐會談』受到阻礙，才寫信請您轉報給國防部，由上級決定為最好。」

信是在2月7日（農曆年除夕以前）寄出的，在農曆年過去以後，2月18日，大陸又有一起劫機事件，飛來台灣。2月19日報上便刊登出這樣一段新聞：「針對昨日發生今年第一起劫機事件，也是自去年4月6日以來第十一起劫機，立委陳清寶表示，我方應引導被劫飛機直接降落金門機場，可避免木馬屠城記發生，可避免干擾中正機場國際航線，也可對被劫飛機徹底檢查，由金門遣返亦較便捷（餘從後略）。」

我看了這一段新聞，立即鬆了一口氣，知道我請劉東海轉報國防部的建議，已經被高級長官採納，經過指示運作，才有這樣的默契。

更奧妙的是，到了「焦唐」相約的下一次會



期（3月27日），在北京舉行時，我方海基會來一個走馬換將，改由副秘書長許惠祐先生率領代表團出席。而對方海協會也改由副秘書長孫亞夫先生出席，由「焦唐會談」變成了「許孫會談」。

據3月28日報紙上刊載，當對方孫亞夫又提出「劫機犯由航空器所屬一方處理（筆者註：即劫機犯應隨原劫飛機一起遣返）這一口頭約定，想達成書面條約簽訂時，許惠祐在答覆時指出：「上提方案了無新意。」故意裝作不懂，予以否定。使兩岸會談第一階段瀕臨破裂。

再過不久，就真正破裂。連更高層次的「辜汪會談」也輾轉於數年後宣告終止。

值得慶幸的是，對岸知道用「劫機」事件開進便衣武裝部隊，先佔領桃園中正機場，再侵略整個台灣的陰謀，已經不能得逞，大陸劫機來台的事件反而不再發生，桃園中正機場的國際航線從此不再受到干擾，至今都平安無事。

這應歸功於高級長官化解得好，運用外交談判，勝敵於無形之中，以不戰而屈敵之兵，是戰爭的最高原則。因為興兵作戰是不吉祥的，雙方都會有傷亡，死的又都是中國人。這一岸兵流的血，和那一岸兵流的血，混合在一起，都是炎黃子孫的血——出於同一系基因。

當時以不戰而勝，化解中共侵台陰謀的各位高級長官為：

國防部部長孫震先生（軍政）

國防部副部長蔣仲苓先生（軍政）

參謀總長劉和謙先生（軍權）

副參謀總長羅本立先生（軍權）

總政戰部主任楊亨雲先生（政治作戰）

我雖然把劉和謙上將列為第三位，實際上掌管軍權的是他，決定和對方戰或不戰的也是他。他相

當於古代的大司馬，手中掌握兵符。至於有沒有其他高級將領提供卓裁和建議，我便不敢妄加判斷。

筆者也要替焦仁和先生澄清一點。他所作的口頭允諾，並不是他個人的主張，而在達成一項困難的任務。因為報紙上也刊載過，他曾大聲的說，怎麼可以一切都否定？

我是一個從事藝術工作的人，把戰爭也看成是一種高級藝術。打敗敵人，而使敵人不知道怎麼敗的，才符合最高的藝術原則。所以在這件事情發生以後，我一直守口如瓶。但我心裡最大的安慰是，閱讀兵法及《資治通鑑》三十多年，終於在國家大事上用上一次。

我在信中也建議，以不戰而勝為最好。不僅救了我們的軍民同胞免於砲火的攻擊和殺傷，同時也救了大陸方面將要派遣過來進攻台灣的部隊，免於殺光和死亡。一場對岸計畫的戰爭，就那樣被化解於無形。

在這件事過去不久，軍聞社派了一位記者岳宗新先生到我的書房內訪問我，看到了我的藏書中有兵法戰策等經典，心中先有了認定，就拿話試探我，和我談起上述的那件事，我的心裡明白，把整個局勢分析一遍。接著說：

「我所以不把這些話說出來，讓大家都知道有這一件事，目的在讓對岸怕我們的最高領導和各位高級將領。也讓全國同胞對最高領導階層有向心力，讓三軍弟兄信仰高級長官。如果我把事情經過說出來，說我是先知道的，難道叫全國人民對我有向心力，叫三軍部隊信仰我嗎？那是絕對不可以的。」

這次訪問尤其那些局勢的分析也就沒有見報。83年的春末夏初，蔣上將緯國先生召見我。他已退休，仍繼續創辦戰略學會和新同盟會。

第一次召見我的地點是中山北路一座樓上，由「中華戰略學刊」總編輯劉漸高先生作陪，秘書朱小姐引領我們到他的會客室中，我鞠過躬問過好後，朱小姐倒了三杯茶，慢慢走出去。蔣先生坐在沙發上，溫和的垂詢幾句，笑著說：「你向上級建議的那件事，做得很好。」

我知道在他的面前不能再沈默下去，用軍人回答長官的聲音——也就是把聲音提高幾度說：

「謝謝上將軍的誇獎。這都是先總統蔣公領導得好，蔣故總統領導得好，上將軍您領導得好，各位上將軍領導得好，各位長官領導得好（註二），使得上下一心，眾志成城。」
（附註：我只是眾志成城的一份子。）

從這一天起，多蒙蔣先生的厚愛，以後每隔一星期頂多十天，即召見一次，談他的往事，以及軍事問題。有時只談一個多小時，最長的一次竟至三個多小時。從這些談話裡，他知道我不是任何軍事學校畢業，但對軍事常識卻曉得不算太少。

經過一段時間的了解，蔣先生才把我介紹到新同盟會工作，會長是許歷農先生（退休上將），也是新黨的黨主席，對於制衡執政黨，推展多黨民主政治選舉貢獻很大。在他的主導下，新同盟會創辦了「國是評論」雜誌，我便做了這個雜誌的總編輯。

蔣緯國先生在86年9月22日逝世，公祭典禮於10月19日上午舉行後約有一星期，我便辭去工作。在辦公室裡只剩下岳天先生（退休中將）和黃忠範先生（退休上校）時，我很有禮貌的向他倆辭退，並將我蒙蔣故上將和許上將厚愛的原因講了一遍，並要他們保密。

在這14年的時光中，國家的人事變化很大，換了幾任國防部長，三軍總司令也都換了新人，三

軍同袍會信仰他們，像山岳一般無法撼動。我若是不選擇於此時公開那件建議事項，實在對不起許歷農先生，和已故的蔣緯國先生，以及愛護我的長官們。而我公開的目的之一，是和各位有緣份共處，希望都能勉勵自己，注意每一件國家大事，創造報國的奇蹟。

民國97年2月4日 永和市

註：此文原是寫給新同盟會本部及《國是評論》雜誌編輯部同仁們看的，未加更改。

註二：
各位長官一句內，應包括宋公時選、潘公振球、李鍾桂女士、李前行行政院長煥在內。

我在軍中長大，又在幼獅公司工作多年，給予我讀書學習的環境和栽培。

榮耀應屬於救國團和國防部。
榮耀應屬於大家的。

段彩華
民國97年10月29日

本文作者

段彩華

1933年生，曾任記者、少尉軍官、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、《幼獅文藝》主編。曾獲中華文藝獎金中篇小說獎、國軍新文藝金像獎、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小說創作獎、中山文藝創作獎等獎項。現專事寫作。

